

心灵驿站

那扇灰门,那张美丽的笑脸

湖南大学附属中学高 124 班 罗子真

子曰：里仁为美。美，不仅指外在的美，还指内心的仁。

——题记

三年级，一个从初小转为高小的过度期。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会毫不留情地把孩子时代的纯真打破，让你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告诉你岁月不都是诗情画意。刚刚知道“社会”这个词的我们，放学时一阵风似地往家跑，生怕被人跟踪。

那天，下着小雨。我的心情也像个雨天，打着伞，一个人默默地走到家门口，一摸书包，糟了，没有钥匙。我急了，连忙翻口袋和裤兜，还是没有。这时我才想起来是前一天晚上随手一扔，扔在了书桌上，早上赶着上学又走得匆忙忘了拿。

怎么办？去妈妈办公室吗？不行，雨太大了。我望了一眼邻居那扇灰色的门，一种意识在我的心中萌生了。

我最后一次摸了摸家的门把手，反锁了，打不开。我鼓足勇气向那扇灰色的门走去，“他们会接纳我吗？”我犹豫了，那扇灰色的门像一张狰狞的脸，训斥着我为什么

没有带钥匙，风夹着雨呼呼地吹着，仿佛也在嘲笑我的冒失。

就在我踌躇不前的时候，灰色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里面透出温馨的灯光，门前是一张美丽的笑脸。

“没带钥匙吗？来这里歇着吧，等下给你妈妈打电话。”声音平和而温暖。接着她把我领到客厅，让我先做作业。我的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之情，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毕竟只是三年级，作业并不多，但每天要做的习题本还在家里，正着急。一旁的她细心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轻盈地走到我身边：“你妈妈工作忙，要过一会才能回来。”

我本想说谢谢，结果她说：“早听说你在学网球、学写毛笔字还要学跳舞、游泳，累不累？”我点点头。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妈妈的同事，已退休在家的邻家阿姨：大概 60 多岁吧，一头齐耳的头发白多黑少，五官端正，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眼睛弯弯的很好看。正凝神，门外响起了妈妈熟悉的脚步声，我收拾好东西，回家了。

那以后，那扇灰色的门变得熟悉了，门

开时，我常常收到不是一杯大果粒酸奶就是一支冰淇淋。而我的回报是每逢新年送上一幅亲手写的春联，阿姨总是高高兴兴地贴在门上。

后来阿姨搬家了，邻居的门改为厚厚的防盗门，漂亮、冰冷。我们和邻居间多了些客气和隔阂，我也变得谨慎了，出门前总是习惯性地摸摸钥匙。

即使这样，每次望着那扇门，总想起那个雨天，那扇灰门，那个美丽的笑脸。

如果有一天你没带钥匙，请到我家来，让我们一起等候。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邻居、同学、老师人人都闪现着一张张美丽的笑脸，世界是多么美好。

长大后我明白了，所谓“里仁为美”便是邻居给我的那张笑脸，在当时幼小的我心里为美丽做了最好的诠释。之后，每每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我总会尽己之力伸出援手。在自己心里筑一道仁爱的温暖之处，与人为善，心中充满爱，世界便随之美好。

少年情怀

母亲在收拾着我小时候的东西，突然间惊叫起来：“这是你什么时候画的？画得真不错。”

她手里的是一幅素描，纸的边缘有些发黄，因为没有妥善保管，所以上面的线条有些晕开的痕迹。这是一幅素描静物，上面的罐子似乎有些眼熟。我凑上去看了看，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记忆里那间画室浮现眼前，并不十分大的空间，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和一张张或成熟或稚嫩的脸，以及老师温柔的脸。

温柔的女老师姓田，总是披着一头如瀑青丝，鼻子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颇有些文艺气质，让人很容易沉静下来。到现在我想起那些旧时光，心头仍然盈满温馨。

小学时代，我的暑假总在这间画室度过。夏天，画室内永远 16 度的空调，与外界毒辣的骄阳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个清凉世界里，我们似乎涂鸦了很多作品：人物、景物、素描、速写、想象画、简笔画……画室里两小时时光我们必须完成一副“作品”才能离开。老师的讲评也总如窗外的阳光热情穿透难以拒绝，我们每天都带着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回家。

那种美好的感觉终身难忘，这就是“熏陶”吧！虽然记忆已有些偶然。

而架着黑框眼镜的田老师，在我记忆中总在指导我们画画时，轻轻拉开她画架旁的窗帘，映着外面明晃晃的阳光在作一副油画。她画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她画了多少遍了，我也全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明晃晃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的身上，格外耀眼，格外温和，连空气中浮动的灰尘都变得明亮起来。

有孩子们的地方永远不会寂寞，完成“大作”的时刻，往往就是最喧嚣的时刻。清凉世界沸腾了，而田老师依旧安安静静，透过黑框眼镜，静静地看着我们，当我偶尔与她目光相遇时，她便微微一笑。

她是多么温柔的人，却总被我们这群熊孩子烦得无可奈何。所有的安静被打破后，各种穷形相涌现了：削笔找她，调颜料找她，甚至明明没有什么事也会“田老师田老师”喊个不停。而她总是有求必应，总能听到她亲切的声音：啦啦啦啦。

后面还有什么情景？我似乎也忘了，孩子们的无序天性在这里毫无阻拦地发挥出来。画室常常出现这样神奇的景象：“苗苗哪儿去了？你们谁去找找？”话音刚落，熊孩子们一窝蜂跑下了楼，原本热闹的画室瞬间一个人都不剩，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人接二连三跑回来。而每次说好当天完成的画作也是一拖再拖，交不了了。田老师会生气吗？黑框眼镜后面的光芒证明她生气了，可是，并没有震慑住我们这群熊孩子。

回想起这些片段，说不愧疚是假的，而更多的，是怀念。我与悉心教导我们的田老师，与当年一起学画的小伙伴，一个个都失去了联系。童年的回忆渐行渐远，我也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了，记忆中只有些许与田老师有关的情景已然定格。

又是一年夏天过去了，而我也好久没有拿起素描铅笔。看着妈妈找出来的那幅素描，我郑重地将它收在了柜子里。

漫漫人生路上，总可以从一些看似老旧的人或物中，找到一生所珍视的记忆片段，那便是被定格的记忆，永不忘却。

定格的记忆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519 班 姜书巧

小荷尖尖

周末，我欢欢喜喜地跟着妈妈出门。让我如此兴奋的不是去逛商场，吸引我的是那藏在繁华商业街区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于我，似乎有一股魔力，我拉着妈妈飞快地走着。上次看的什么来着？哦，对了，是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王妃黑叶猴》。不会卖光了吧？上次可还有一大堆。当时还没看完就走了，丹顶佛怎么才能帮助它的儿子躲过一次次谋杀？它怎么才能重新夺回生存的根本……

刚到书店门口，我就迫不及待地往里冲，可是，我并没有发现那一抹令我念念不忘的蓝绿色。咯噔，我的心凉了半截。不甘心地在周围书架找了一遍又一遍，仍然没能找到那本朝思暮想的书。我委屈地看着妈妈，心里失望极了，随手拿起另一本书索然无味地翻着，可脑袋里想的还是黑叶猴！突然，妈妈悄悄地朝我走来，递给我一本书。我抬头一看：哇！《王妃黑叶猴》。我急不可耐地打开书，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翻到了最后一页，可我的思维却依旧停留在森林深处那黑叶猴的世界里，呆愣着看着封底，回想着云雾猴群中的勾心斗角，回忆着丹顶佛争夺王妃的过程。我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半晌才缓过神来，原来是妈妈在叫我：“语宸，看完了吗？回家了。”我轻轻地恳求：“就回去吗？我还想看别的书。”“午饭时间都过了，下次再来。”

我耷拉着脑袋，恋恋不舍地再望了一眼这书的海洋，才缓缓地跟着妈妈离开。我边走边想：下一次来，我一定要在这儿泡上一整天。

娓娓道来

朋友想养仓鼠，她说看着仓鼠萌萌的样子，让人觉得世界特别美好。

我默默回忆起我曾经养过的几只仓鼠……

我是在小学时的一个夏天养的仓鼠，那时想养宠物很久了，但是妈妈一直不同意。那个夏天，妈妈好不容易同意我养了两只小仓鼠，小仓鼠很活泼，每天在笼子里用来玩耍的转盘上跑个不停。一天上午，住在对门的阿姨来敲门，手里拿着一个很小很小的玻璃笼子，里面的木屑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了，阿姨说别人给了她一只小仓鼠，但是她不太会养，想把她那只送给我，让我一起养着。

我非常开心地接受了这个新成员，我戴着医用的橡胶手套把那只新来的小仓鼠轻轻地放到了我的大笼子里，那只小仓鼠不怎么动，有点累的样子。“应该是不熟悉新环境吧，过几天就好了，总之有了新朋友，它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一个人幻想着。

原以为仓鼠们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不料第二天就出了事。那天早上，妈妈发现有一只小仓鼠不动了，我马上跑过去，木屑堆里一只小仓鼠仰面向上，僵硬地伸着爪子，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只小仓鼠出了意外，因为我还没有弄清楚每只仓鼠对应的名字和样子，看着那只僵硬的小仓鼠，想把它拿起来看看，可又不太敢。我只得捧起了边上一只活泼的仓鼠，问：“是不是你把它咬死了？”小仓鼠在我手上扭来扭去，我用手轻轻动它的肚子，有一点生气，更多的是失望和难过，为什么会死一只呢？死得那么狰狞恐怖。妈妈在一旁说着，“不会是狂犬病吧，叫你别养，现在怎么办……”我原本就乱七八糟的大脑更乱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手里的小仓鼠咬了我一口，我吓了

一大跳，慌忙地把它放回了笼子。还好有橡胶手套保护，我的手没有破皮，只是有一个牙印，可是这一咬几乎让我的大脑主机失去了控制。想着仓鼠要是真的有狂犬病，然后又咬了我，那么我也会生病……看着那只死去的小仓鼠，我的心里只剩下恐惧。

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成了我记忆里黑暗的阴影。当时，妈妈叫我赶紧把仓鼠扔了，我不同意，她提议可以把仓鼠的笼子放在停车场门卫亭的后面，既不会弄到家里还可以通风透气，我想了一下，同意了。我往小仓鼠的笼子里放了很多食物，然后把笼子放在了门卫亭靠着围墙的间隙里。

过了一天，两天，我一直不敢去看看小仓鼠，我害怕它们都因为狂犬病死在了笼子里。

原色空间

家乡的那条小路

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小学六年级 88 班 宁劲如

周末，爸爸带我们踏上了回老家的路，回去看望爷爷奶奶。

车子驶入村道，就是爷爷常年挂在嘴边的那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小路。脑海中浮现 5 年前的画面：十多公里的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叮当牌拖拉机上坡都会吐着长长的黑烟使出吃奶的劲儿，“砰砰”地将泥泞的路面犁出两道深深的辙印，顽皮的小鸭子在路边的小泥水坑中戏耍……

如今已不是 5 年前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蜿蜒平整的水泥路。一群小麻雀在路边觅食，等到我们的车开得很近才灵巧地一哄而散，仿佛在展示它们完美的飞行技术。小路穿过茂密的树林，雨后的阳光被两边的卫士严严实实地阻挡在外面，给我们留下清爽的荫凉。一座座精致的小楼房旁一张张开心满足的笑容从车窗划过。最熟悉的那条清澈小溪，依然微笑着欢迎我们回家。

路边原来成堆的废弃塑料袋、猪牛粪不见了，令人恶心的垃圾山消失了，空气中刺鼻的焚烧秸秆柴火的味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舒畅。我向爸爸寻求答案，他笑而不语。仔细观察，路边似乎多了很多绿色的大垃圾桶，偶尔还有穿着橘红色衣服的阿姨拿着个大铁钳在收集垃圾。

前边路面上挂着两条横幅——“要想富，先修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是一块指路牌提醒了我，也为这曲折前行的家乡指引了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指导老师：曾春芳



住在我心里的仓鼠

长沙市第一中学开福中学 G1503 班 荣淇琛

粮食是足够的，天气又不冷，它们没有死的话，可以好好生活一段时间，我安慰着自己，好让良心稍微过得去一点。

六月的天娃娃的脸，一场大雨突然降下，雨水虽然没有秋冬的寒意，但打得人生疼。夜里，我担心起小仓鼠们，门卫亭的屋檐是否能够保护他们，湿热的气息会不会让它们喘不过气来……可我就是不敢去看它们，那时的年纪不敢想象死亡的画面，可不去看看它们似乎是另一种更加残忍的行为。

于是，暴雨过后，我假装路过那里。可是，笼子不见了……

笼子呢？我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件疑案一直困扰着我，恍惚间已过去多年。

后来有人跟我说，仓鼠轻轻地咬你，是一种爱的表现，这使我更加内疚了……

它们淋到了那场雨吗？总之，我被淋得遍体鳞伤。那几只不知所踪的仓鼠也从此住在了我的心里。

指导老师：刘海涛